

怀念一条狗

◎文铭权

半梦半醒之间,是什么精灵抱住了我的腿?它“赫嗤赫嗤”地吐着舌头,伸出前爪,朝我裸露在外的脚板心挠痒痒。我惊醒之后,伸出手去抚摸它,可它却跑得远远的。我从床上弹起来,不顾一切地追出好远,只见它回眸时眼中那汪清澈的泪水,也打湿了我的眼眶。

我知道,故乡黄泥河的那条狗又来找我亲近了。

那年,听说犁牛匠清明家的母猪下了一窝狗崽,母亲立马拎着一个里面垫了些破布、鹅毛的撮箕赶过去。但还是去晚了一步,一窝狗崽被挑选得只剩下一只,黄泥河人管这样捡剩了的叫“坝脚子”。母亲也不嫌弃,走了好几个山湾,把它领回了家。

很快,这个“坝脚子”有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小狗儿”,居然和我的小名一模一样。人狗同名,也不知道父母亲当初是咋想的。

小狗儿的身体极为孱弱,终日蜷曲着后腿,在屋檐下慵懶地晒太阳。只有胸前一大团白白的胸毛露出来,显得格外醒目。每每到了三餐时候,听到母亲唤它,这才低嚎一声,渐渐挺起后腿作伸懒腰状,慢条斯理地游走到饭桌下,去拾捡我们丢下的骨头或者红苕皮什么的。

小狗儿渐渐长大,奶气渐退,整个身形开始有型有范起来,精神和气色上,较刚刚来时好了许多。它尤其爱在我们兄妹面前撒娇,不停地用嘴嗅我们的鞋尖,或者靠近我们的腿,用细嫩的绒毛轻轻地擦拭,如同按摩一样,很是讨人喜欢。

大约过了一个多月,小狗儿的肚子忽然急剧膨胀起来,像一个被缓缓吹胀的气球。到后来,气球越来越大,依稀能看到里面荡漾的水花,竟把小狗的腹肌给拉扯出一道道明显的血痕。孱弱的小腿再也支撑不起庞大的身躯,它只能成天躺在家门口屋檐下,不吃不喝,一副极度痛苦的表情。

爷爷看到这一情景,眼泪止不住直流。原来就在前不久,我的么爸患肝腹水,由于缺乏现代医疗条件,竟被腹腔里挤压得满满当当的肝腹水活活“胀”死。看到小狗儿眼前景象,爷爷一定想到了么爸去世前令他撕心裂肺的一幕。

小狗肚子越来越大,身形日渐瘦成皮包骨,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。该如何处置,曾经一度令全家人都为这事纠结。按照黄泥河的惯例,应该把它远远地丢弃在无人山野,任其自生自灭。

“去找个针筒把它肚子里的腹水抽了,死马当活马医吧!”爷爷噙着泪水说。不知是谁真去找了个废弃的兽用针筒,直接将针头插进小狗儿肚子里,一股黄水顺着针管流了出来,空气中很快弥散开阵阵腥臭味。说来也怪,没过多久,小狗儿竟然带着针筒站起来了。第二天,这家伙活蹦乱跳起来。

“哎,你么爸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么做呢?也许,他就有救了!”爷爷后悔不已。历经这一劫难后,全家对大病初愈的小狗儿关怀备至。不但常拿肉骨头给它啃,甚至打牙祭时,总会丢一大坨“潮头肉”犒劳它。小狗儿很快长得油光水滑,精力十足。

听雨时,思绪总忍不住飘向家乡。年迈的父母现在住的房子,早已不是我小时候漏雨的老屋。记得那时每逢雨天,屋顶的瓦片总挡不住雨水,母亲会拿着盆盆罐罐在屋里接雨,“滴答、滴答”的雨声和“哐当、哐当”的接水声,是童年雨天里最熟悉的旋律。可即便如今房子宽敞明亮,我还是忍不住担心,担心降温时雨水带来的寒意,会让他们的老寒腿发作,担心雨天路滑,他们出门时会不小心摔跤,担心他们在家寂寞,连雨声都显得格外冷清。从前我从不关注天气预报,可现在每天打开手机,最先看的不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,而是家乡的。只要天气预报里提到“未来几天有雨”,我的耳边就会依稀响起家乡的雨声。

——《水色青苍》



是我家小狗儿。

出走大半年,回来长得膘肥体壮。这样的喜事真就从天而降了。那几天我们家天天过年,大鱼大肉祝贺小狗儿的回归。

可麻烦事没几天就来了。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非要带走小狗儿,说小狗儿是他家喂养的狗。这些人来自距离黄泥河二十多里外的大谭沟,那里我仅知其名,平生从未涉足。

这狗是我们从小养大的啊。父亲肺都气炸了,可对方也并非恶意取闹,因为小狗儿见到他们之后也格外亲切,轻摇着尾巴上前去打招呼,显得极为亲热。

经中间人撮合,双方终于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。经摆谈得知,对方确实是在去黄泥场赶场的路上发现小狗儿的,看到小狗长得可爱,性格温顺,新生喜欢。一番示好之后,小狗就顺从地跟着他们走了。

两家互不相让,就差没有动手。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,最终,小狗儿还是留在了我们家中。对方悻悻而去时,我看到领头人的眼中噙着泪水。

大约半月后,小狗儿又忽然消失了。这回和上半年那次不同,大家都猜测应该是回到它后来那个家去了。父母亲随后专门赶去大谭沟探看,果然如此。看到那家人对小狗儿很好,父母亲破天荒没有吵闹,父亲还对对方当家人喝上了酒。

然而,时隔不久,小狗儿又回到我们家来。

消失与归来,渐渐成了小狗儿的家常便饭,像一位嫁出去的姑娘,奔走在婆家和娘家之间。我无数次想象着它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去的路上情景:前方有它的憧憬,后面是它的牵挂,它迈开双腿,信步走过一个个陌生的村庄。有时候趁着无人,会肆意地对着几笼庄稼或者几株野花洒下一泡尿。一路风景,如同它彼时的心情。

直到那年春节前夕,它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后,再也没有回来。关于小狗儿的最后结局,父母亲认为,它的后家对它那么好,不可能狠得下心将它成为盘中美味。唯一的可能,就是它在往返两个家之间的途中,遭遇了不测。

但我坚信,这条和我拥有同一个小名的狗,并没有走远。直到今天,它仍没有走出我的世界。它从小到大的命运大难不死,劫后余生,哪有那么轻易被岁月打败?村里村外有那么多人宠它爱它,即使它走得再远都不可能迷失自己,更不会忘记来时路。就算它走出国门,也不可能忘记黄泥河人对它的爱。

它终究是要回来的。就像出走半生的我,常回黄泥河一样。我坚信。

水色青苍（外一篇）

◎李清

今年,《长安的荔枝》很是火爆了一把。与之相关的杜牧诗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脍炙人口,但知道诗的题目叫《过华清宫绝句》的人并不多。组诗一共有三首,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。开头两句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”,描写诗人从长安回望骊山,只见华清宫所在的地方树木茂盛、宫殿林立,恍若锦绣堆叠。山顶的宫门依次打开,驿马飞奔,扬起漫天尘土,原来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。此诗借荔枝一事,将玄宗与贵妃之奢靡揭露无遗。而华清宫,正是这段风流韵事的直接见证。

十年前,华清池和骊山合并为华清官景区。我曾经去过华清宫两次,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。这里的历史可追溯到周代的露天汤池,秦始皇时期修建了“骊山汤”,到了北周叫“皇汤池”,唐初称“汤泉宫”,后改名“温泉宫”。唐玄宗时进行大规模扩建,“治汤井为池,环山列宫殿”,始定名为华清宫。唐朝灭亡后这里逐渐荒废,后晋时期改为“灵泉观”。金元时期是道观,明清时期有过修缮,清光绪年间修建了环园。走在景区里,不同朝代的建筑遗迹层层叠叠,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

游客们习惯把这里叫作华清池,因为华清池是最重要的遗迹,而且温泉沐浴在这里最大的特色。这里有三千年的皇家园林史,但有六千年的温泉使用史。背靠骊山的华清宫,就以温泉为中心进行布局。飞霜殿是唐代华清宫的主殿,取“温泉水汽凝成霜”之意,当年唐玄宗和杨贵妃就在那里饮宴和处理政务。唐御汤遗址博物馆里,莲花汤池底雕刻着莲花图案,是唐玄宗专用的浴池,海棠汤因为形状像盛开的花瓣而得名,据说是杨贵妃沐浴的地方,处处显示着唐代皇家的奢华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的“春寒赐浴华清池,温泉水滑洗凝脂。侍儿扶起娇无力,始是新承恩泽时”,写的就是杨贵妃在这里沐浴的场景,为后人留下了一幅生动的“贵妃出浴图”。我站在海棠汤边,想象当年贵妃沐浴的情景,不禁有些出神。

华清池的温泉形成于两三百万年前,在中国现有的2700多处温泉中位居首位,一直享有“天下第一温泉”的美誉。这里的温泉水常年保持在43摄氏度,富含多种矿物质,南宋名臣李纲称赞它是“玉池金屋浴兰汤,千古华清第一汤”。唐代

的汤池,巧妙地利用地势引水,既展现了皇家的气派,又体现了古人的智慧。我用手试了试水温,确实非常滑腻。

现在的华清官景区,东部是温泉沐浴区,西部是园林游览区。园林游览区内,芙蓉园是唐风唐韵浓郁的皇家园林,梨园遗址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艺术氛围。环园五间厅因“西安事变”闻名中外,厅内仍按当年原貌陈列,外面墙上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。在五间厅前看着那些历史痕迹,仿佛能听到当年的枪声,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。

郭沫若先生曾写过:“骊山云树郁苍苍,历尽周秦与汉唐。一脉温汤流日夜,几坯荒冢掩皇王。”如今的华清官作为国家5A级景区,全力打造“盛唐国潮”主题景区,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游客。宫殿巍然矗立,诉说着往昔繁华,温泉日夜流淌,见证着千年岁月。依然青碧的华清池水,让人既感受到历史的沧桑,又看到文化的传承。

临走时,我回头望去,骊山被斜阳染上一抹红色,殿宇楼阁的剪影与霞光交相辉映,美景让人久久不愿离去。

中年听雨

雨,是天地间最寻常的絮语,穿过唐诗宋词的平仄,一路下到钢筋水泥的现代,从光着脚丫踩水的童年,下到鬓角渐生细纹的中年。它从不是稀罕物,可到了中年,听雨时,却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滋味。

南宋蒋捷在《虞美人·听雨》里,以“听雨”为线,串起少年的疏狂、壮年的漂泊与老年的孤寂,其中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的几句,像一把钝刀,轻划在每个中年人的心上。“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”,把中年人的窘迫与苍凉勾勒得淋漓尽致。风雨声里,藏着对前半生的复盘。那些错过的人、做错的事、未竟的梦,一一在雨雾中浮现,也藏着对未来的惶惑——路还长,可脚下的泥泞不知何时才能走完,肩上的担子不知还能扛多久。

余光中先生写《听听那冷雨》时,四十六岁,正是中年光景。他说,听雨本是件雅事,雨声在听觉上总带着几分美感。可他记忆中大陆秋天的雨,听来总绕不开“凄凉、凄清、凄楚”。后来到了台湾,再回味起里的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43摄氏度的雨,像是浸了百年的时光,每一声“滴答”都带着岁月的重量,砸在记忆里,溅起满

乡愁的涟漪。

我没有蒋捷那样历经时代变迁的坎坷,也没有余光中隔海望乡的绵长愁绪,可每当雨声响起,尤其是那种淅淅沥沥、不疾不徐的雨,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心底翻涌。再也没有十几岁时光着膀子冲进雨里,任雨水浇透头发、打湿衣衫的莽撞,也没有二十出头时会对着喜欢的女孩子说“不管晴天还是雨天,我都愿意为你撑伞”的冲动。如今听雨,总忍不住想起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写的:“雨总是让我想起过去的事,想起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。”雨声里,那些被遗忘在时光角落的片段会突然清晰,像被雨打落的花瓣散落在记忆的泥土上,带着淡淡的香,也带着浅浅的痛。

听雨时,思绪总忍不住飘向家乡。年迈的父母现在住的房子,早已不是我小时候漏雨的老屋。记得那时每逢雨天,屋顶的瓦片总挡不住雨水,母亲会拿着盆盆罐罐在屋里接雨,“滴答、滴答”的雨声和“哐当、哐当”的接水声,是童年雨天里最熟悉的旋律。可即便如今房子宽敞明亮,我还是忍不住担心,担心降温时雨水带来的寒意,会让他们的老寒腿发作,担心雨天路滑,他们出门时会不小心摔跤,担心他们在家寂寞,连雨声都显得格外冷清。从前我从不关注天气预报,可现在每天打开手机,最先看的不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天气,而是家乡的。只要天气预报里提到“未来几天有雨”,我的耳边就会依稀响起家乡的雨声。

雨声里,还藏着对孩子的牵挂。我的孩子像雨后的小苗,转眼就长到离开家的年纪,去外地求学、生活了。他当然见过雨,也淋过雨,可他从未经历过人生的风雨。他也不会知道,他的父亲在雨声里,总会忍不住胡思乱想:他将来会在哪个城市定居?会不会像我一样,为了生活在外地漂泊?遇到困难时,他能不能像撑伞挡雨一样,为自己撑起一片天?我仿佛看见了多年后的场景: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,在陌生城市的雨里行走,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,他却只能独自把伞举得更高。而我,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家里,听着窗外的雨,把牵挂化作眼底的潮湿。

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写道:“四十岁时,我们终于开始理解年轻时读过的所有书籍。”或许,人到中年,也该开始听懂所有的雨了吧?我时常想问,中年听到的雨,究竟是天空忍不住落下的眼泪,还是云朵藏不住的叹息?没有人能回答我,只有雨还在下着,像永远不会揭晓的答案。